

今年的秋天似乎來的特別早，校園裡已是落葉紛飛、秋風蕭瑟。幾場風雨過後，就不斷吹著凜冽刺骨的冷鋒，似乎也在預告今年的冬雪將會鋪天蓋地而來。不過大地進入冬眠之前，總是會綻放生命中最美的一剎那，就是各種樹葉開始變色，在風中飛舞的美姿。此情此景，竟讓我覺得上帝是世界上最不在乎浪費的造物者！

他不在乎滿山遍野的草木凋零、花卉枯乾，即使它們的青春只有幾個月。因為上帝太富有了。富有到每株花草樹木的衣服只穿幾個月就丟掉，他隔年還是不吝地繼續供應新衣。可憐的是我們這些學生，每年秋末都要掃樹葉掃的半死，撿這些植物丟掉的衣服，也不能回收利用。

「假如我是一棵樹，我會更快樂嗎？」這個問題是不能拿去問路德銅像的，因為會讓他發現上帝並沒有每年幫他換新衣，他就可能會惱羞成怒，不願繼續在鐘塔旁站崗守望了。

老實說，我還沒有時間深入想這個問題。原因是這學季的功課其重無比。寫這封家書的時候，其實正處與水深火熱、天人交戰的時刻。但想到此信一出，代禱的火力就會紛至沓來，故仍要奮力一書，以邀諸位弟兄姊妹舉起聖潔的手，求主眷顧。

十一月中旬以前，我得完成四篇原文解經的報告。兩篇長的各 25 頁，兩篇短的各四頁，可能還有大考。希望順利完成後，我可以過一個放鬆的感恩節。

不諱言，我非常喜歡這裡的訓練。因為教授們實際帶領學生進入聖經原文的世界，去觀察研究原始語言經文的含意。因為這是一切教義、神學、佈道、護教的根基。多年以前，我就渴望接受這樣的訓練，如今美夢成真，令人喜不自勝。這些訓練，雖然繁瑣枯燥，進度緩慢，卻是腳踏實地，實事求是。老師們也是個個學富五車、具有真才實學的學者及牧者。所以這種訓練是苦中帶樂、悲喜交集的歷練。

記得有一位教授跟我們提到這種訓練過程就是「造梯子」。基督徒都有理想將福音遍傳，使萬民作主門徒。這理想何其高，不是一蹴可幾，所以我們需要階梯，才能一步一步爬到那個目標。他真是瞭解「登高必自卑，行遠必自邇」古訓。這個學校的道學碩士課程是四年，一點都不能打折扣。培養一個牧者要這麼久，卻不見有人抱怨批判或心急。我已經慢慢瞭解，為什麼上帝預備摩西要用八十年的時間。

他還提醒我們，今天在這裡造梯子，也是為將來訓練別人如何造梯子而作預備。

還有我們在為目標造樓梯，邊造也是邊爬。這個過程中，本身也漸漸成爲一個梯子。這個觀念是從耶穌對拿但業說：「你們將要看見天開了。神的使者上去下來在人子身上。」而來（約 2:51）。雅各的天梯夢在耶穌身上出現終極的實現，也讓我們看見一個永恆的榜樣。今日在這裡的訓練，都是爲了將來能將人引到神面前而作預備。上帝在訓練我們作他的媒介、橋樑、樓梯。

有人說爬樓梯的時候，最好不要往後看，或往下看，因爲可能會嚇得手腳發軟、失足墜落。我現在的經驗正好相反。如果往前看，我真是容易氣餒，因爲距離目標實在太遠了。傑克什麼時候才能爬到雲端巨人的家？反而是要常常看後面，知道自己一直在進步，才有勇氣繼續往上，向著標竿直爬。

我把這個博大精深的神學領悟，告訴我的兒子，想必他們一定佩服到「通通給我趴下」。未料那個七年級的國中兒子明諒說：「豬頭，你們那個是什麼時代啊？現代人都是造飛機，還有誰在造樓梯啊？」「大陸那邊都已經把人送上太空了，用樓梯要爬到什麼時候啊？」他還送我六句箴言：「要造樓梯，必先被批，若不被批，就會被踢，就算被踢，也沒飛機。」到底這個兒子是天才還是白癡呢？我再問他：「蔣夫人被稱爲『永遠的第一夫人』，你有何看法？」他說：「我若是可以活那麼久，我才不會問上帝：『爲什麼要讓我活那麼久？』我要問：『爲什麼要讓這麼多人尊敬我、崇拜我？』蠻煩的！」我還是沒有時間深入分析他的腦部結構。不過另一個兒子明謙肯定已經顯露文學家的異秉。

這個輟學在家的兒子自己架設了一個網站（<http://together.fhl.net/>），將他過去所有的「文學」作品放進去，點點滴滴記錄了過去多年成長的軌跡。我特別推薦他最近寫的兩篇短文「十七」與「未來」（在「小雜貨店」專欄中），我看了非常感動，不忍釋手、無以言喻。只是深感他已經開始進入人生另一個階段，他需要的是「樓梯」還是「飛機」呢？我可以怎麼協助他？明年他才要重返高中聯考的戰場，不曉得他是否能無畏吾懼面對不斷變動的教育改革制度，不卑不亢地繼續走下去？

最近內人在她經營的心靈小憩網站（<http://life.fhl.net/>）寫了一系列的文章，標題「尋找完美丈夫」（在「藝文網友的家」中「月童」版位中）。老實說，連我也是現在才知道她有這麼那樣的高中生涯；奇怪怎麼活的越老，秘密越多？我對「完美丈夫」的定義就是「能夠成全妻子，使妻子成爲完美老婆者」。這個思想來自新約以弗所書 5:25-27。

下次我要問路德銅像的問題就是：「你是會造樓梯或飛機的完美丈夫嗎？」